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二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三



書

上皇帝書六

上 神宗皇帝書

無盡居士

右臣回因言事又冒常刑去國十年儀矩山野街及萬里肝膽  
 隨摧蹤跡無似於江湖之間形影僅存於日月之下每欲退耕  
 農畝虛老聖時而血氣方剛志節猶在臣伏觀史傳自堯舜至  
 于今日數千百歲其間好賢之君不過二十許君士之處  
 出六七十之期其耳目聰明之君不過如臣之棄置七年者  
 不過于再于三而老且憊矣夫以六七十之辰而遇數  
 千百歲難得之主此臣所以夙夜悲歎賈生薄命於孝文之朝  
 而切恐馬周壽短於正觀之世也臣前此遭際盛時猥被拔擢  
 然言中所有不過先儒事業時輩議論而已自得罪之後窮愁  
 憤惋履世而無聞益自刻苦潛心博學窮天地之所以終始究  
 日月之所以出入探鬼神之所以茫昧者今昔之所以溥濶而  
 後突他日之有促淺陋也蓋其說有三焉一曰真壽者不死二  
 曰真樂者不憂三曰真治者不亂世固有無疆之壽而莫之壽  
 者暗於造化之機故也世固有無窮之樂而莫之樂者戰於利  
 害之變故也世固有無窮之治而莫之治者蔽於久近之效故  
 也此三說者上古大聖人庶幾知之古聖既遠儒生處士各以  
 區區所聞于說世主而三說者或幾乎熄矣臣誠不佞困而後  
 學學而後知其言足以駭流俗其術足以突下士念非陛下之  
 獨斷卓識則臣其猶五石之瓠伏惟陛下窮高極明天之又天  
 幸及舊物無錄往昔使臣之三說得進於前則真壽之壽堅完  
 長久真樂之樂和適冲漠真治之治曠蕩純粹粹而陛下之盛德  
 大業豈特紹隆於商周之末累盛於漢唐之後者哉臣以大恩  
 禾報言復及此或責臣曰子之御琴五月矣馬一日之長日不



可得奈何復以三說獻於朝廷乎臣對曰秦人有養獒者小盜不敢過其門大盜不敢窺其牖主人安寢而獒驚不已主人惡而繫之使無盜則已如其有盜則繫亦何負於主哉臣愚無狀切以自喻惟聖主察之

上皇帝書

月日具位臣某謹昧萬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官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三坤上震下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冬至也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自日月星辰下至山川草木鳥獸虫魚不出此陰陽二氣外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外毫忽則邪淫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下五陽去體而一陽初生於體之下其氣至微其狀網緼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啻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以開闔也商旅者動其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請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至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干冒天威伏俟斧鉞無任戰汗恐懼之至



上皇帝為兄軾下獄書

穎濱先生

臣聞困急而呼天地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莽之微而有急迫之艱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切聞其得罪逮捕赴獄李家驚蹙莫在不可測臣切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切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為歌詩語或輕詆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

卷七十三

三

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情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切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力力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未減其罪但得免下獄原生為幸臣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乃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且何以報臣願與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

上皇帝知人安民書

王諫議

臣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過有聽采擢為諫官臣愚不才豈足以上副陛下擢用之意然臣常切自愧生逢聖世又列仕籍於朝廷無錙銖之補坐耗歲月徒費廩祿今幸蒙陛下特達拔擢直之言路是臣得自罄竭以直報稱之時故不敢求



全自愛固爲退避而冒寵就職庶得伸其志意而已今有淺說願陛下留神而聽察之臣聞自古聖治之極莫過堯舜當舜永堯治之後忠賢之在朝者宜已多疾苦之在民者宜已少矣然禹臯陶相與謀謨於大舜之前而惟以知人安民爲急務以謂惟帝其難之也况後世聖治之極或未及堯舜之時其於知人安民之道又可後哉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進拔忠良擯斥姦惡修完法度剷革蠹弊而四方万里手舞足蹈以慶盛治之心幸以觀無前之烈此陛下知人之哲安民之惠亦已効矣然臣切以謂前日進用擯斥之人修完剷革之事多公論之所舊著聖聽之所素聞危疑之人未及聘其謀請張之說未得肆其惑故知之無難而行之爲易也今陛下臨御漸久權綱漸著人之謀身將詭譎以取容巧僞以害正而事之隱伏者將壅蔽而不聞浸淫而成患則知之不易而行之浸難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故大舜當攝政之時已嘗舉十六相放四凶蓋可謂能知人矣又嘗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可謂能安民矣然及其即位之後禹臯陶方且以知人安民之道吁俞問難請明其說以告於舜者誠以知人安民有天下者之所至難也彼咻之者既多蔽之者既衆則不能無惑而爲知人安民之害故禹臯陶不以舜之歷試者爲已足而又須贊襄徹戒使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可以始終哲惠而黎民懷之也故臣伏望陛下不以今日政事爲已足而孜孜汲汲以知人安民爲首務而不可須臾忘也夫情偽萬端邪正不一聽用之際安危治亂之所係也不廣覽兼聽而求所以知之臣未見其可也陛下深居九重所與共畫政事者執政大臣而已非執政大臣而得以職事進見者未之有也夫諫官御史皆陛下耳目之官曾不使一登文石之陛以論天下之才非所以明耳達聰也今天下民力彫散無古所謂九年三年之食也中稔之歲猶有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而轉于溝壑者不幸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飢饉雖



欲安之術已難矣其尤甚者北有黃河橫流之患西有邊城戍  
餉之勞滔河蘭會歲費无算生靈膏血將有時而盡矣此安可不  
早爲之慮深爲之計也臣故以謂知人安民正今日之首務也  
然知人者陛下之所自任廣覽兼聽以資之可也至於安民之  
道則因執政大臣進見之際垂坐問而熟講焉無使舜禹皋陶  
專美於唐虞之際則臣之願也天下之幸也狂斐之言干冒天  
聽臣無任

上皇帝乞斬章惇書

道鄉先生

臣聞仁宗皇帝即位四十二年天下無凶荒之患邊境無戰  
征之苦黎民蕃庶方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戲後宮而忘勞  
心竭力之秋也而謂宰相寇準曰自古亂天下敗國家未嘗  
不由女子也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  
百生未嘗少息願眎焉然則仁祖之德豈不欲垂裕右昆也  
奈何陛下遽忘其業乎臣觀陛下之所爲愈於商紂而甚於

卷之三

五

幽王廢孟后之貴姓立劉后之賤妾使陛下之意則可也奈  
天下耳目何殺卓氏而立之子欺人則可也詎可欺天耶卓  
氏何辜哉得不愈於商紂而甚於幽王也不識陛下寢饋安  
乎居處安乎頃年彗出西方災譴爲大避正殿以塞天變減  
常膳以答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以損陛下之盛德  
又聞江西數奏累年飢饉陛下責以宰相燮理之功章惇謂  
陛下曰天災流行何世無之且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爲解惇爲宰相及數此言今聞陛下欲后劉氏復惇之  
謀也臣今諫陛下之醜行而行復孟后之賢德聽臣之直諫  
出惇之姦謀使天下之人重仰首如再覩日月光明盛大之  
世則百有餘年基業不顛覆于陛下矣唐褚遂良諫高宗不  
得立武昭儀爲后不聽以首叩殿階流血被面以笏擲于  
地曰還陛下此笏正歸田里臣今諫陛下不聽亦不願歸  
田里力農灌園爲亂世之民願膾臣心以謝章惇斬章惇



以謝天下

上皇帝論課官吏繕法度書

前溪先生

臣涇伏讀六月二十六日詔書以即政之初敷求讜言且將親覽考求其中而施行之神聖有造雷風皆作聞之中外靡不搖蕩夫萬事之本出乎天不得其本則盡智力於人間無成事者陛下即政于今問言再矣其四門皇皇雖發撤闕鑿然亦必有司開闔者時而來之苟蹤跡其意而誰何是將入之而且閉之也恭惟陛下大公不諱佛時仔有實繼序之本然願陛下重所本而身之方圓以求且以裕四方之將至者臣切謂今日之所急不過以憂勤課官吏以忠厚繕法度其大致歸如此而已何謂以憂勤課官吏先帝神心經緯十有九年于茲其憂勤至矣所以養士氣而作之蓋未嘗一日暇也方其衰乏待盡聞之以鼓進無不皇駭者既且奕之自是以往相與致日新於自

文二十三

六

強者此屬與有助焉馬以疾走致遠為材駕而馳之固有鞭策苟捨之不馭則飽芻秣以病老中材小夫自力者少賴人之力者多徃徃而是也先帝憂大投艱勤我文母出震而藏之坤聖功舍養行將與之相見而猶時晦也此日以來優柔伺察推本寬大蓋天地之發生其首以春非將解而縱之以進其財心也然小人之區區淺弱聞聽而稔所私以幸變雖前戒之丁寧而以一傳十以十傳百固有意於相朋約者君子犯義且猶隨之夫士氣不作則疲惰委靡日入於無成挽之不前扶之不利初若無恙而體骨之散久將不勝其為人殆非細患也遺休餘澤正賴此屬竭首尾而濟之患生於所忽浸浸以長則至於無如之何此臣之所私憂也文王造周身之以憂勤寧之以多士其為濟濟非特親見之如此而銜秉德於天猶之在人也人情燕於俗習適我而足使之憂其家移以事君則何入而不力爵祿具而忘義義又將脫略之譬如網然一日踈闊雖未足以



害魚之不得而吞舟之漏實始於此姑試言之京師大國四方所瞻望也一官不職則一事廢何則積一官之事故也况如僕僕之遠方竊觀望者乎且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之詩也而以陟降庭止為言至於訪落謀廟則曰陟降厥家敬之進戒則曰陟降厥士蓋王事以陟降在位之功罪為大且當與時偕行不以恭默廢也 先帝之餘威散為風霆疑為霜雪繼在人上者雖將包舍覆露之然所以掣斂而制用者顧何可以無哉先事制事誠何責於小人之愚臣願課官吏以汲汲時賜以幽明而震疊之使知一埤之在我不悉力以就將不我休也則夫十有九年之憂勤幾幾其有成功為南山高而碩果食此亦志士之所殷昂而幸見也何謂忠厚繕法度臣嘗讀史至於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撫卷太息曰寧有是哉此儒者自誤之也諸子守一得以長保力之所勝稱物而止不強所不能也而儒者聰明務於聞見志大而心勞以力從事事方來而力窮一不隨

心則萬有餘廢然因時為業因物為合顧何少於吾儒六經之文非無紀也一日二日萬機苟為曠誤姑息以自求福則不如勿為而已然卷波流於不回爛熳而收之雖智者有不及今日之患正為此也且以周公孔子之聖其心術所造蓋有不行於當年而為黃老之學棄之吉凶大業曰了日出聖人所不得已而肯留迹於塵埃以貽好事者之口實然掃而去之絕而止之處陰以休影是果足以持以善世乎哉物極斯返習動而思始靜尚口之窮無言者勝其變至然也 先帝作法以賜學士大夫與之規矩而已非與之巧也不善巧者何施而不拙蓋名爵之驅人往往過之而節自意外從以刻深自非大丈夫則有不為富貴所淫威武所屈而直行其志者乎以桀吠堯以子證父彼有為之者則有負天子之法度亦何足恠哉然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苟惟歸宿於是而已則或改以完孰曰不可謂不可改之者非也不善所以義之者亦非也破肉出刺好肉



爲傷磨玉玷者磨之失所則玉與玷俱盡矣斡衣垢者斡之失所則衣與垢俱盡矣壞屋去漏伐木去蠹其消息時宜至於如此之甚則良亦無術矣應帝王者因而仍之密移而莫之覺使人由焉豈復傷手哉且楚王志弓而曰楚人得之又何求齊宣王覺鐘而曰以羊易牛夫均是人也顧何厚於楚均是物也顧何擇於牛羊而孔子於楚曰仁義而不遂孟子於齊曰是心足以王夫楚與齊誠何足道然其用心非聖人不能推本而進之先帝之用心盡矣精之微之入於無間百工之所嘗與聞者且猶困於窺天而况遠者乎不幸華定有景短對越在上而學士大夫既已不能究當時之微心又將不能繕今日之陳迹則其前言往行幾於盡亡無餘地矣 陛下講求致治登近故老既且洗濯罪廢而又起之又端沮溥夫之過分者此皆忠厚之所風及也 朝廷雋賢如林使同推是心以繕法度則彌縫潤澤何舉而不得然虛室生白忘我而後得吾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要且會心意於堂上而與天下同其憂均節所過且以昭非法之罪將告成於清廟則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蓋課官吏以惜日則無遺事繕法度以趨時則無後艱夫何爲哉持而守之於是乎在矣嗚呼問非所親其告不真問非所與其告不恣今詔書以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求之四方則其告我者故將受而行焉非特申文具而已使非善人善言則區區之愚何所不至將曰其事爲關失其事爲疾苦一唱而百和殆不勝其紛紛也 陛下顧何以承之蓋徇流俗之智而泛觀以大目則一偏之論皆足以亂聰明於似是苟以細心察焉雖智者卷手而徘徊且將爲是乎哉且將爲非乎哉然則言之斯難而聽之行之亦不爲易也 陛下合日月之德將大明於四方以彰 先帝未集之勳則聖作物覩要當慎所施者人之嘗言曰鑿病自鑿冷暖自知當有能任其事者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嘗試以是考之然後知臣言之不過計也



上淵聖皇帝論時事書 龜山先生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置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自怠惰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矜未忍擯弃授以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死以報稱念將去國自此遂填溝壑无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問之燕俯賜覽觀庶或有補於万分自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平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切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員是習玩好聲色之奉未嘗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

卷之三

九

初東寇未平虜騎至城无樓櫓士不素練守御之具固如也城中之民安特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考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膺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膺之謀慮不深耳目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強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切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不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有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尽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諛邪請願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去忘夫者得以安



其位如是而求治且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僂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而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且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日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日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予以誠無間言焉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屛扇扇官為縉紳禍及其即位稱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在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登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叉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斥官官親任朝士張涉薛嵩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賊敗於是始疑在廷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宮中因得以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擇故也夫南其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欽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笑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不終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及廢罷猶私畜於官臣之家觀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切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及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乎田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



視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子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方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二三涓流積之而成閭泄之巨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万里之遠欲上之德力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柬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徧歷所部而語之俟邊陲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面王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外黜者弊政良

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姦賊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塗之乂未易遷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至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弗服非有嚴刑事罰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命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賊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和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抄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指數百萬緡兩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間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



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  
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  
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若在諸路每歲一路  
所得蓋課無慮數十萬緡自新法行蓋課悉歸糴貨務諸路一  
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歛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  
民而已民力困弊徒爲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  
雖有復般轉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米至真揚楚泗未嘗  
入教徒於文曆內爲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功  
謂蓋法尚轉般相因以爲利自行直達而蓋法隨變所謂相因  
爲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  
即載蓋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  
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  
太宗嘗謂侍臣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施師有少販鬻南但  
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此直達抄鹽之法

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以充日食  
而敗舟士卒處處有之轉爲盜賊不可勝計其爲害非細也臣  
切謂轉般蓋法爲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廢不捐數  
百萬以爲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亦與直達耳近  
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舡皆處之非其  
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旱場造舡每舡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  
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爲永久  
之慮今始置舡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好  
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  
計費而給無羨餘舡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揚起綱凡  
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沿  
汴以河清兵流行牽挽河清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  
禁止加之上涌下濕非沉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  
借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舡場不得減



剋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无疎漏之虞復 鹽之利使舊工  
拖師以舟為家則官物自无折損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  
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衆多賦  
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為法止於  
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无餘事  
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方緡季年乃至六百餘方緡不  
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巨嘗任越州蕭山縣  
令境内有錢清鹽場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  
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積官之久必有耗折  
官吏任責則入加鹽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  
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  
鬻之无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群被甲荷戈名累送者不下數  
十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无侵擾已幸矣夫深山窮谷  
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无也抄鹽之 官私

販賤故食私益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抄鹽无  
肯賤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  
无窘則亭戶孰肯冒禁與盜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  
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  
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  
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南京東西數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  
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貢賦之入十百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  
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百官餼廩之  
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  
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  
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負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  
賦入之盈虛与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  
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



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尚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謂執政大目治文書覽細務日不暇給其知天下之大計乎臣切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未脩邊垂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目闊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率而万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皇帝論經義詩賦取士書

道鄉先生

臣愚伏觀近降貢奉勅凡攷進士試卷其書經術者以經術為云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為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言揮更不施行臣切惑之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行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于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况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于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則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敝必至

文三三

古

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美論兼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欲无所不工則亦无所不知欲无所不知則亦无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三者為去留則士止務其所知者不必雜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係有司而有司之好惡又各係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善迄无定論而士之取舍直以幸不幸耳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哀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李校兩科取士初无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一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道守之臣亦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為弃物矣蓋上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一害也士之品有二不待教者上智也



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之則廢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循之習則是天下之士將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二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遍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教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者也今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公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徒為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頡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迨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汲冢期末之間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巨愚伏覩陛下南向以來以天下之德享膏方物以日月之光別白絀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急之務者甲以為可乙以為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馭天下之望巨切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為善胡不斥罷科場之文

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為者巨知建言之巨慮矣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失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无實非朝廷之美也乃一所舉復有與是比者无乃重為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其弊若何又曰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巨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偏為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之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察巨之二利四害則得失判矣且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无以成天下之務尤為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若廊未嘗无輔弼左右未嘗无侍從諸路未嘗无監司州縣未嘗无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次去來吏部者又常荐莛見任如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道選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弃踈遠以誤陛下器使者幾人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体而不以屬言以自媒



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結權貴以植私不惜孤  
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各安其所而不飲  
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異指擯之不  
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  
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  
裕也則曰治世取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  
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觀縷巨不暇悉知要之為國  
謀不如謀其身為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  
之上方以覆載為度固不規規然察百之私然視朝之餘首奏  
報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大不明義理之驗  
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事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  
就之際若无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樞然元以副朝廷承  
庸之意况不知所以養之耶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士猶  
不琢玉而求文彩呂寧以為知言巨願陛下設百司追用舊勅

辨

二六

以四場工拙定夫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為虛名而亦  
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相与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材有餘矣豈  
甚難哉昔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為餼羊也為告胡之礼也孟  
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為明堂也為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  
胡之礼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效呂之  
區區實在於此巨寒鄉一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厚之  
澤備員學校為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用敢因  
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采其一得而赦其万死  
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巨无任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四

書

上皇帝書七

上皇帝安南罪言書

濟北先生

巨補之昧死言曰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且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平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鬪然而鼓堂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巨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橫量珥光旌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巨不能畫地聚兵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烏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道背丘知向林木之隕葭草之陂一透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挂絕不失地宜若是者巨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用不兵以行戒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巨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渙於海徹關奔傳內外為一若是者巨不能巨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隨在荆棘泣途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曰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巨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目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舌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  
或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于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  
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  
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絳家世儒  
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棄壘連  
鬪死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石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將  
吏借死者至十余人遠近奮動爭欲大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  
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  
革筋箠膠漆精良百選刀稍矛槍戟楛櫓矢弩弓鎗鼓旂笳  
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冬豫章之  
大以為舟一舟所載當中國軍數十量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  
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  
以越千里疲弊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  
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指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堯

堯以煩執事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秦公山壓鳥知此  
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自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  
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廷於廷訊以計策夫天下小兒  
赤子莫不踴躍憤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  
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同類非素知兵  
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擊奪與邊人爭一旦  
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牙角爪皆利足奮而不知人亦以機  
械罔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力全而未有所取  
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面授筭以取熙河  
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得近功士飽新賞帶  
甲士力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自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虿有毒  
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与邾人  
戰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  
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焉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



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之故極寒盛熱皆具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二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天下潦鷓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虫蟬蚋沙風過而踣者猶十二三四焉今以壘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強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士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羗軍貨之暴請曰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余方大司農錢及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羗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並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糶二升則五方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陣未定而十萬之粟去矣使其淹留未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又吐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

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爲養也不實草根魚鱉蚌蜃蠃之爲餽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况十年不病乏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与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其理勢或未可取也平陸之兵習於車攻閑於騎鬪蹈踈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江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林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其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首尾衝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猿狖上下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忽起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影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之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也畿內禁卒周天下之才選賞罰亦信約束亦明羣勇已當百矣然臣切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失右或取石失左參差不齊聚成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麥賜不指



受調發不俱行而一之以旗鼓畫戰誓不能以相見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屯虜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食計窮力乏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文甲為病而其件也皆有戚戚羈紲之心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未見雖三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主上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拇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士將不能先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是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越以謫戍守五嶺與越同處以至漢而任囂尉他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方一千里皆象題文身項鬚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此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攻越

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入上書通夜郎浮船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艇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跋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則二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木蓋千百里如浪泊禁溪牙功居風下雋靈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駟驎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且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兵迭進至於明越余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巨顛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



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搃  
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待久欲戰不可引去  
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  
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  
誤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  
我歸遠以屯兵斷我後我進无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弃  
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恃輕勇悍敵分散四擊大  
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地恐不及我  
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強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  
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  
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圖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群僚  
又非固為交趾之役也況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倚唇亡齒  
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僚之近者則亦  
不可無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

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  
賈班超等董棄駟持節以覓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  
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  
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  
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  
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  
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  
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間道絕徑以薄其  
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  
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  
絕以擅自裏轉而下士卒皆以崖壁攀木魚貫而進卒敗劉禪此  
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闢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苗  
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柝隊  
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弃金遺鼓



按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借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道主一舉可滅諸將皆伏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詳之九不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願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冒刃者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奔之且賊窘窮死

所知此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鬪穴中將內鼠勝且欲傳賊大海之間其勢必向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為樓船鬪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死事目亂心悸而況乘以倉卒微風搖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為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往往遇水寇擊奔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塹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勝安定苟屈靡夷曲陽比帶稽狹曲于龍編朱戴封溪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具文螺瑇瑁翡翠羣鳥及較葉蕉紵桂蠹詭竒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懼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



日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  
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无事謹養而善別之  
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先勞後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  
之人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資窮忿怒將快其志者  
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隸  
負犯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  
服其俗安其水土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  
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  
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  
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  
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肯雙  
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每舉不殆而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  
掣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  
愚疎外不知事体昧死噴愚計臣謹上

上皇帝封事書

陳了翁

臣聞事君及禮人以為諂也報國及言人以為狂也臣之諂罪  
有三而在病有四緣此七事重取流竄獨賴陛下委曲保全寬  
其誅極戴盆望天徒有感激至恩深厚益難圖報矣臣既到台  
州依條具謝恩表一道死路投進臣雖得罪於國是以謝上之  
禮不敢廢也法當具表其可已乎於是別撰此書繳連前表謹  
家人齎詣天闕於登聞檢院投獻上進伏望聖慈察臣垂絕之  
語迫切之情今敷於封事者終非一身之利害也臣頃竭肺腑  
自陳舍生之義於尊堯集序表奏狀之內言之心矣已舍之身  
可復吝乎臣雖梟首磔尸無餘憾矣而朝廷行進止於如此天  
地父母至恩無窮無大而已之餘命困於拘囚朝夕難保  
今若不敷表不進封事則臣今日以後徒抱九泉之恨將死無  
及臣之所以可已而不已者也臣請序而言之臣幼攷王安石  
日錄八十卷之內詆誣神考譏薄先烈无所不至自天地以來



著書舛例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及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集狀表之中畧論其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詎罪一也臣切聞王安石之像塑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之時本朝故臣坐視拜伏傲慢不遜自有天地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及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狀表之中略論此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詎罪二也臣聞君尊臣卑乾坤定矣尊者南面而坐卑者北面而立不可改也王安石乃有天子北面之說焉自有天地以來中國各分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及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集狀表之中略論此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詎罪三也昔者辟雍初成吏部尚書何執中親大劄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坐像臣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常論執中詎附下等之迹而其子志同怒臣詆誣其父臣愚尊戴神考而詆

粹七二四

八

誣志同之父是臣之狂病一也又於尊堯集序表之中讀述熙豐之政因論八字之訓加於鄧綰以明神考任相始終之美而洵武兄弟怒臣詆誣其父助成密戮之計臣愚尊戴神考而詆誣洵武之父是臣之狂病二也臣雖未識蔡疑之面而疑為太孛生時於臣有惓惓竿牘之勤其所論是非去彼取此公議無不聽之而臣未始訐其私也臣於建中靖國元年因上宰相書再責知秦州其時太學生蔡疑有長書封尚且其言以臣諫省之言都司之去為是今其書討未見乞特垂聖問問疑其書有何言自疑必有犯而無隱也今疑貴盛烜赫而臣乃妄論國是以觸其怒是臣之狂病三也儒宗數人皆主王氏而臣於尊堯集表之中乃謂王氏衰弱我宋強盛是臣之狂病四也左僕射獨入劄子請斷尊堯之罪洵武等不犯其手而陰助密戮之計臣欲終於密戮其可得乎臣尊堯所論為尊戴神考而已矣此事係國難甚重而何執中身任其事獨入劄子蓋蔡疑鄧洵武等亦



知名分可畏不敢犯手而執中父子於名分之際未嘗講求也  
為疑等所使而未竟悟也臣既舍生陷於密戮而臣身沒之後  
必有縷縷之文達於聖聽矣刑部符實封入逆而奏郵官吏皆  
不得而見也奏即官吏不得而見輦轂之下士大夫不得而見  
四方官吏不得而見其所揣知者左僕射父子赫怒之情而已  
矣州郡之所奉行亦左僕射父子赫怒之情而已矣臣聞殺  
人於市與乘奔之若臣尊幸之罪果合誅戮自合顯誅于市或  
梟或磔以示懲戒今左僕射之威望著矣而所加於臣者獨用  
密戮臣是以自白詭狂之罪上許君父而下曉戴君之人也臣  
家在通州妻孥狼狽已有破碎之漸臣獨獲幼男俱涉重江來  
就羈管危辱方狀此皆臣之所自取也豈復有苟免之望哉然  
今日之事必願達於聖聽者非臣之私利害也乃所願者我宋  
強盛而已矣今左僕射父子等赫然震怒誅殺尊幸之人而尚  
嘗刑部丞降不下司之符州郡之所密承監司不得而知也則  
走馬承愛亦不得而知也宰相密行之威徧布於天下而四方  
宣奏之事不聞於九重豈竄臣一身之小利害乎伏望陛下持  
降眷旨今日已後凡外廷不下司文字下諸路州軍者並須關  
報走馬承愛司庶使朝廷密議之意州郡密承之符事无大小  
皆得達於聖聽此亦助強王威之一道也因臣密戮之餘而可  
使州郡翻然有助上之意則是竄臣螻蟻之斃亦有遺忠毫髮  
之補也貪恋聖世不勝惓惓愛國愛君之情所有謝恩表一道  
謹隨封事繳進以聞

文二二四

上皇帝論瑤華反正書

馮左丞

准崇寧元年十一月八日勅中書省瀛州防禦推官知嘉州錄  
事參軍馬澥元符三年二月十八日上書臣謹按春秋人君即  
位逾年然後改元未改元之時一循先君之故臣有小利害不  
遽變更先帝弃天下未再閱旬陛下召三三大臣于外更改天  
下事過半雖有百事猶未全美元符皇帝被遇先朝作配宸極



名分素定時世既易豈容更有它議今号曰元符皇帝意曰元符之皇后云尔以示誠也既譏劉氏則上累先帝為尊親諱當如是耶瑞華之廢陛下明詔原情起義復正尊極盛德皇厚典礼斯失蓋先帝既終則皇后无單立之義稽之逆順則陛下無立嫂之礼妻之始終則皇太后亦不得申慈婦之恩今宗廟祭告歲時薦享非神靈之意有嫌疑之迹万歲之後配祔不安礼制雖定追咎今日取笑千古后妃之重王化所先朝廷之事莫此為大當考諸正礼斷以大義俗情難徇私恩必割而議者用家人委巷之事言者援末世乱亡之制上惑聖明深可罪矣而朝廷之上自執政大臣至侍從臺諫名儒博學充滿朝著而曾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又聞君子之於君父也生則規其過救其失犯顏逆鱗无不可者及其既没則務欲全其美順其意慰安神靈使无恫怨右正言鄒浩得罪先帝至重今擇言未發音容如在而平生積毒之人已被褒寵軒揚於殿陛之上揆之以

文

十一

人情有不安者按浩疎遠小官先帝所自東拔度越倫等恩德至厚不能造膝救微以報隆重因其遂事許以取名今又緣以得利求全死有餘責陛下少加聖恩則輕重逆順斷然可見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感悟反正何有不可十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馮澥与改合入官升一任仍与注寺監差遣奉勅旨權昌州軍事判官充京兆府李教授馮澥尔於元符之末以書應詔論列時事中有要言謂復瑤華之号名實匪 神靈之頌享期于必改嘗所建明論既獲伸理宜甄賞擢升官者以修褒嘉可特授旨德郎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四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五  
書

上皇帝書八

上皇帝乞辨忠邪書

崔下言德符

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以  
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護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  
天下所以卷舌吞轂以言為戒也日嘗讀史見漢相帝以災異  
數見博求直言及劉儒上書則不能容又觀曹鸞論黨人而被  
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返  
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蚍蜉區區欲報方一而詔  
有言之生中朕不加罪又曰尚采乃心無悼後害則感極而繼之  
以泣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  
不肯一吐是天下白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  
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

六十五

聞闕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日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  
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  
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  
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无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  
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闕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萊不識朝廷  
之士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  
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  
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廢銅誅徙者不  
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報怨  
搢紳之禍不解者四十余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  
靈宗廟之福而儉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  
亂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其可駭也夫毀譽者天下之公論臣切  
恠朝廷毀譽與天下大異故責授崖州司戶參軍司馬光陛下  
左右之人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尊博陛下左右之人



以為忠而天下以為姦此何理也巨請略言姦人之迹而陛下  
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營  
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傾移主意  
懷道德者必加誣染負高名者志在剪除謂之姦可也苟其滿  
明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  
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讎者謂之姦  
可也蔽遊主聽排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  
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乎博  
有之乎皆博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寔者名隨之无其  
寔者而与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狐  
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  
繆賞濫罰行而佞人徜徉矣如此為國不乱者未之有也夫光  
凡事四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  
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

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野厚故屬大事安劉  
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淮南之言輔少主  
守成賁音不能奪由是言之姑欲周旋奉事便佞捷給則人人  
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國家非正人不可曰  
孤生挽輦平生不識光而光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  
姦邪報仇而負天下之謗耳至如博徂詐險賊巨不能及知可  
在天下士大夫呼曰博賊昔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天下尊之而  
不敢呼名曰贊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  
名呼曰侯君今博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  
為賊何也辜負主恩盜竊國柄忘巨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  
之又指其寔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博  
指元祐之巨尽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  
賢者必所豕皆頌等夷以謂不預政事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  
淫也博藉國柄也自陛下承天室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日改



新政故京師人曰大博小博殃及子孫又曰大博小博無地安  
身大博謂章博小博則御史中丞安博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此  
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使陛下史臣不書而  
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言之長皆用民書而  
無謗言於是乎能霸陛下廣有四海選擇一二曰願反若此曰  
恐傷天地之鑒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人譬  
之毒蛇蝮蝎其凶忍害又根于天性隨遇必鼓天下無事國勢  
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疑危之際則必有反覆  
賣國之心跋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口欲去正人者非  
數日則節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谷少者石頭也逐韓  
瓌來濟褚遂良長孫无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  
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甫也貶杜佑昭李揆殺顏真卿者盧杞  
也殺孔融楊脩荀彧者曹操也誅戮關中舊族者董卓也去  
中朝名士者柳察也夫正人者君之羽翼效賊患之必剪其翼

然後得志唯陛下前知詭計密控姦謀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  
翬其所以消災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夫宰相者使百官  
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不聞劾姦邪  
門下不聞封駁詔令共持暗嘿主事燁燁非宰相使之而誰也  
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頂惡極通天則招天下邪人使夫布在  
言職脅以禍福無敢正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  
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車之戒也且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  
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蜀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  
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王張爭白項  
者諫官郭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諫垣同列  
无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失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其耳  
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放諛若此則陛下亦欲東拔  
忠盡圖回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姦詞互至邪說  
皆進陛下亦有堯舜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後止暮逐一



佞而再收是非紛紜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夫性陛下躬  
養聖之資体温文之德皇天眷睽宗廟顧享卑何神詔今欲欽  
承上帝慰答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臣所以為陛下慮也夫  
日者陽也陽為君子食之者陰為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  
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且  
侵陽故其變為大其所以消復之道臣不敢曲率異說旁取雜  
家姑以經傳所陳聞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刺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趨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  
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譎於日月之灾弭灾之道有三一曰澤  
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呂宋璟曰日食脩德使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脩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  
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當運軋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  
虧巨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  
之實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陛下至誠無忽

上皇帝論當今急務十事書

陸龜先生

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謹昧死百拜上  
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巨寮及民  
庶實封言事者巨李聞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  
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巨聞天不言示人  
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先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  
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食書之而已  
不言禳禱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隳  
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證若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  
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徹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本  
而脩其末不推原其失而徂於其巨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  
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禮經者此也乃者四月丁  
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  
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文尺矣陰文尺而猶蝕明陰



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  
出膺寶緒秉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知位人君之  
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  
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茲求賢以為助訪落謀廟而後行  
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煥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  
則舉其大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  
亂然之端而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  
仁孝洽聞蒼蒼有臨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刑去散蠹  
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正殿而知親  
賢之為急欲明風俗之熾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  
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三塗而恐下之疾苦  
不上聞雖至之紹堯中宗之繼大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  
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履負  
薪之憂而察太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睹者信以傳信耳

之所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徼叩閣未得流賈生之涕抱蔡婦  
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為姦臣擅命朝多忌諱殺身亡益  
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疾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于  
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  
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踈愚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  
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  
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  
役興財利之巨進西南之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襄  
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躬繆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吾方  
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終為是非野人之并則墮秉之獻豕者  
也何謂權綱不在人王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  
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闈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  
諸侯則權擬今之弊弊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三嘗見其挾天  
子而報私仇樓天臣而生死之臯息千雲端躬為視曰列臺諫



歛枉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  
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人百兵革明日祥瑞是  
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翦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  
樂無所不至矣是盡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  
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閑暇閑暇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  
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  
錮其家慶嘗其子弟踐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  
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及復誅道而躁競之  
士爭致其身非善撰入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瑤華之廢哲宗皇  
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  
相乃至設鈞撫以防民口引群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  
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奧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  
田蚡之除吏尚未盡門如市矣而欽宗之子婿尚撓法作福作  
威塗下自曰尚賴祖宗法度盤固嚴密周慮遠斷而公平之人

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為用也首雖銛利不得設盜賊  
之肅不敢激民以首事巨恐又假不歸專之不已而陞冰之漸  
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亦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  
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  
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為名者巨願陛下收還權綱察  
覽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大阿無  
授人柄豈推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  
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堊  
吏不宿率以各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  
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章朕之不德其  
專精神亦醫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  
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首冠待罪甚者曰朕  
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  
為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



亦以奉職不脩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  
行成告老焉煇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而罷王商尚牛喘而御  
史以滌丙吉閉坊門而陷淳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  
而執廷亦不以此厲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為口而祝之社  
而禳之乎稽攷程按頤問益米曷與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乎  
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鵬挾兔則一切揜安氣燭十倍寒  
熱自殊則摸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无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  
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司職林甫謂希烈可制故  
援以同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齧地千里蕩室  
廬泮牛馬老弱轉徙箱篋鎬金輦輅藍縷號泣道路州縣畏其  
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逆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  
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業行空文尔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  
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椽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  
无尺椽突无煙燧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潰沫仆殆不

可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  
也臣願陛下用鎮撫變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類無幾乎  
熙而理百辟御士庶幾其亦厲此国家之大体非愚臣之所能  
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且堯之朝有禹稷皋陶大戊之時有  
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閔天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  
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  
聞其有比周之嘆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  
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  
熏灼曷止八閔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  
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寥寥皆是也昔公死權背劔相笑  
飴齋不能過其密鬼神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筭於後其甘  
如薺其烈如蜚笑間藏刀孟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  
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  
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蘆天子魏然



其中為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  
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  
良法前日之士无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誅之唯恐不及  
前日之法无可為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  
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寅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其  
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為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  
縵緯如織虽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冒其有  
姦謀則昔漢威帝之立止於殺李固憲宗之立止於逐八司馬  
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夫惡不可掩罪不可赦  
嫉之者与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与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  
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訐理欲其改過  
不各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  
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国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  
者也前日設訐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技則亦續吹求

疵病既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註誤者益彰也豈聖人  
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其見鯢魚為不祥尅核至則不  
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為亂之心速况已備濯之矣而復治之何  
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寧  
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能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在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  
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  
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崇魯有掠麻之哭則人  
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善霸於管仲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欽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  
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  
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軫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  
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  
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



曰大司憲嚴其任則曰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紀綱也分左右諫  
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豕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勅  
容其然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  
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  
聞元首之耳目不應蔽而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  
而實自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外沆之手  
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殆未免過  
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沮  
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据要律以自保而一切觀望  
假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委委備位否則懷怨隱匿庶風聞以  
報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雌黃於匹夫之  
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  
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上氣而俯仰寵按与之溫言貴之  
礼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以助助力賜黃金以比精而區區

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不聞其入  
矣亂之初生臺諫為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為備物鄒浩以言立  
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至為駭駟安於泰畜容谷日久  
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  
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曰者甚可傷  
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无朝端之  
之木以集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人吞直声團函  
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耳臣切謂哲宗皇帝強  
明疎通不待驅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  
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泮然  
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万万不中則坐  
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為耶近者陛下擢豐  
稷孫諤龔吏陳瓘等列之殿陛斷自聖知大叶群臣願陛下每  
於閑暇之時旁採清議區設名流躬自披識不以付大臣使行



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為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万  
鈞之下而羔表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体大  
伏願陛下不以巨言為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原  
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  
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才平居无事養之以素一旦  
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為相而  
商堂無徭位以為將而闔外與賊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  
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  
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室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  
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旅若鷓鴣高其選若瀛洲時雨之保護  
菁莪之樂育而崑元幽隱王彩呈露下僚英俊雖囊穎脫為  
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微幸其處處士布衣得占詩  
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獎英氣故  
拱把之把梓有千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重或引之

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筋假多得盡聞  
燕而內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  
郡國庠序之地以家共圃太文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  
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閔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日之  
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  
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迂除補叙出自權門  
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君口望伊呂之功不  
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手人  
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驟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驟而用  
各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  
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嘗謂粹美王道粉澤洽政御雲  
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採帝制者詞氣  
卑弱反衲國体俗失之俚輕失之誣批棟我制吏斷絕我結墨  
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嚴嚴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接辭



而粹之此識者所恠而流之遐陬適資夷狄之笑也至於治者  
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  
之託筦庫之寄汚穢簡慢吏議而去者略無虛日夫蟲莫知於  
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莫安於虎梁鴛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於亦  
不可用於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  
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  
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欽恩意於私家大起寒滯之  
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尚二三元老講論人物  
磨礪漸勸取其姓字書之屏風覆之金器奉而用之以為治世  
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胡方節度得  
其姓不得其名歇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  
解体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湜无經濟  
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山官遠不敢  
幸三代近不取五季其間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戎狄亂華而

腥膻河洛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  
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唯多奚為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啓  
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  
荆吳擅江湖蓋鐵之利淮南摠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二垂而  
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  
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為附而大曆正元以後  
更益負橫田洪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  
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  
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  
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賊所入者十之一二而已遠惟祖宗深  
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詒孫謀而不窮內無討建藩鎮之失外无  
夷狄侵侮之患坐而守此方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田馬  
之利可以坐扑四夷而祖宗不肯輕幸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  
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有唐順義敬而復



園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永  
念神考之志謂羗夷驕黠為日已久侵暴我黎庶屢剗我邊陲  
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幸無遺策眷謀神筭巨慮不足以知之  
然臣切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民有  
法也志已先定矣計已孰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卒而用  
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庶堂之上倉卒造安築一城俘一級喜見  
顏色賚子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  
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日者固嘗委發救援行軍  
死地老師費財闕輔空因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闕請命未  
必不抱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  
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  
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  
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勸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  
所謂方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與臣嘗謂大禹之卑宮

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啓千門万户不如文帝作中人十  
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十言之夏后  
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  
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為游  
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  
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為  
必婦人之說諸侯黜堊大夫倉則楹不可丹者築於郎及築于  
囿則譏臺不可為故阿房就而大益興紫閣成而國用竭驪山  
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野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  
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未黍之歎者古教者之殆  
未可法也通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斧工輸之巧晝夜  
難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林桂楯之所紛奕破金玉以次第  
為步歌老虵以飛走為戲陶甃倍於山南之士釘頭多於太倉  
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皆知其不可而又藩飾服



御增崇佛廬大司農不能供無貲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  
之及闈寺希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  
衣裳以滋禍亂之芽而採短命令尚知朝政以隳素祖宗之法  
者在且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支費  
之盡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啓也臣伏願陛下日  
慎終戒防微杜幾書元逸為元龜置歌器於坐石以席儒者而  
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  
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  
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  
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  
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  
不必藏於已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肱篋而掌握盈虛來如  
江河積如丘山不時焚燒无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

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  
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洪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鏗進而至  
宰相則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而厲民而  
記史者乃謂倉君有紅腐都有朽貫為富國之美談王制又謂國  
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鑑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  
為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也  
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為有餘不強殖穫為无節求適於當而  
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且旦伐木則必不嫩而寡婦之利童子  
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捆  
載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穀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  
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於詠歌傳於金石以至于今而  
不衰也方今利孔百出臣不敢偏幸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為陛  
下略陳之且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  
之計茶利歲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以為喉吻之哺故朝廷假



其權大臣佐其勢而司其事者過禁跡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自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渴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攷一逮十考十連百囚圍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數至不忍聞夫臈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地交通貧富貿易并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閩市之征嚴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銷兵為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誅思變其肉噉其臍呼天而詛探戈而伐之何啻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歌陛下之於遠民忍不聽此而但矜恤之耶閩閩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為蓋池之壞不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賈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迹耶何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忍而燕安為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兆於桃蟲艾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戎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閩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寶中異平尋與吐蕃異力入寇令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眾掩攻我雋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鄂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戎道里自



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安寧日久兩蜀之人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百首休居拊子孫以待及賣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不閉而先有吠狗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且恐一日有急則劔外州郡為蠻夷區落是入无人之境而莫之嬰拂者矣巨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戎州上煩朝廷命使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騎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胡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万一有变是决不可使也蜀之守邊者因仍徼幸計年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万一有变是决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无樓櫓有金鼓而无間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曳爛漬而不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万一有变是攻与守皆无其具也比年峨眉蛮獠以関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擊土徒鑿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不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无良守戰与守

又无良具則斬狄山之頭虜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千百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舍卒之变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巨言為迂詔脩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更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内外相蒙而有表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左氏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巨背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迁而周室遂衰其亡也非赧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鬻強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非於元成之不断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威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則心腹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由來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之主之一身也



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已回先  
有受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已且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如  
人之榮衛邊方如四肢大且如心腹築堤以壅疏渠以泄然後  
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如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為癰疽  
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害者簡一時之功是謹疾於  
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  
邊方之且或虛張戰多或擅弄所得皆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  
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且專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  
為已有且言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  
權且捏手不得不幸而有他爰則尋之文詐操之數雄掘起而  
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且所謂內外相蒙  
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器被屬人意所歸而又文  
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沉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  
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籍人神僉同則不必巫咸和

緩之術滌腸紉腹肘後乃金反竟起慶於急迫尋常之間彼榮  
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箴砭所及聚毒供事尚未為晚  
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並舉石太山陛下求直言而  
且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鑿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訂  
矣而感帝止以不諱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  
止以天子天促為乘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无好諫之名  
安足為陛下道哉且休夫西山立朝元稹李之親負笈賢關終  
歲惟雅言之李貧死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  
位不能媚上官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強人耳如上所  
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先禪聖政之万一而  
只自以為勞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  
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孝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  
迷於童子再况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且之井窺管見  
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且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正人之



功无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sub>口</sub>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執儀臣為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后在声音志在內也而或見於外人君可以量其生死天下之士未嘗設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况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无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厲精誓復正觀之治而開元之間号称大平晚節怠荒声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室之未可為嘆息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遠中書為不適同深耕不穫与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貴勤則无弃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在妾千犯天顏臣无任瞻天望聖謝切屏營之至臣新昧死再拜

文

七

新刊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五







